



◎名家名译◎

超值白金版

29.80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文库

巴黎圣母院 茶花女 包法利夫人

(法)雨果等 著
李玉民 罗国林 译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MADAME BOVARY



华文出版社



◎名家名译◎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MADAME BOVARY

巴黎圣母院
茶花女
包法利夫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茶花女·包法利夫人/(法)雨果等著; 李玉民等译.—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75-2986-9

I. ①巴… II. ①雨…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7421 号

书 名 : 巴黎圣母院·茶花女·包法利夫人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75-2986-9

作 者 : (法)雨果 小仲马 福楼拜 著

译 者 : 李玉民 罗国林

责任编辑 : 杜海泓

封面设计 : 王明贵

文字编辑 : 朱立春

美术编辑 : 武 亿

出版发行 :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55

网 址 : <http://www.hwcbs.com.cn>

电子邮箱 : hwcbs@263.net

电 话 :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815874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本印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1020mm×1200mm 10 开 50 印张 111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巴黎圣母院·茶花女·包法利夫人

前　　言

在法兰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 19 世纪这样动荡不安，然而，也没有一个时代能在文学方面取得像 19 世纪这样辉煌的成就。当法兰西的资产阶级拿起武器，在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中冲向封建社会的堡垒时，法兰西的时代歌者也接二连三地诞生了。他们因法兰西而成就，法兰西也因他们而不朽。这本合集撷取的便是这段时期内涌现的三位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茶花女》和《包法利夫人》，其作者分别是浪漫主义的领袖雨果、通俗文学的振兴者小仲马，以及如医生般冷静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

维克多·雨果诞生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烽烟正起之际，从 19 世纪 20 年代末起，雨果创作了许多绚丽多彩的浪漫主义戏剧、诗歌和小说，鞭笞封建统治的罪恶，揭露社会的不平，表达对受压迫者和贫苦人的同情。他也因此成为了法兰西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真正奠定雨果不朽地位的，是其 1831 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通篇体现着人道主义的情怀，它无情地揭露禁欲主义思想对人的腐蚀和毒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小说以弗罗洛在圣母院钟楼上手刻的“宿命”两字为开端，探讨这痛苦的灵魂为何一定要把这个罪恶的或悲惨的印记留在古老教堂的额角上之后才肯离开人世。弗罗洛年轻时深受宗教禁欲主义的影响，只读书本，不近女色。但人的天性、情欲是禁锢不了的，爱丝美拉达的出现激起了他对爱情的向往，这种人性的追求与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矛盾，造成了他扭曲变态的畸形恋情，由疯狂的爱变成疯狂的恨，同时他自己也长时间地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既是宗教思想的迫害狂，也是禁欲主义的牺牲品。作者对弗罗洛的痛苦挖掘越深，其对宗教思想的批判就越犀利。《巴黎圣母院》中又处处体现着浪漫主义的意味，书中的一切都可以用“奇异”二字来概括。选举丑大王的狂欢节，奇迹宫丐帮的夜生活，落魄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敲钟人飞身救美女，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卡希魔多的复仇和成亲，这些场面虽然不像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但是同样奇异，有的同样惊心动魄，甚至催人泪下。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纯真美丽的爱丝美拉达，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而心地善良的卡希魔多，人面兽心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等等，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是奇异的，但是又像史诗中的人物，比真人实事更鲜明，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

如果说《巴黎圣母院》是反映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大手笔，与之相反，很多时候，人们提起通俗小说难免会不屑一顾，觉得与那些严肃、艰深的纯艺术作品相比，它们似乎难登大雅之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构建大多数人的精神家园方面，起着高雅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小仲马发表于 1848 年的成名作《茶花女》无疑是通俗文学在 19 世纪的最大收获。

《茶花女》是小仲马对自己情感经历的忏悔书。小说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生活经历为主线，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白茶花那样纯洁美丽的少女被摧残致死的故事。《茶花女》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整个法国，尽管上流社会恼怒地批评这本书渲染妓女生活，“淫荡堕落”、“低级下流”，但更多的人们则为其真切感人的故事所征服。妓女玛格丽特的悲惨命运，她的灵魂悲号，以及男主人公阿尔芒痛彻肺腑的悔恨，都强烈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茶花女》率先把一个混迹于上流社会的风尘女子纳入文学作品描写的中心，开创了法国文学“落难女郎”系列的先河。而它那关注社会问题的倾向，对 19 世纪后半叶欧洲写实主义问题小说的产生，对于写实性风俗剧的潮起，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茶花女》的情节动人而曲折，作者巧妙地设计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悬念，使人不忍释卷。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和悲剧气氛，更使得作品充满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茶花女》的出版使小仲马一举成名，他接下来又把小说改编为剧本，上演后出现了剧场爆满、万人空巷的盛况，验证了原著巨大的魅力。

同样在 19 世纪，由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大师组成的群峰看起来似乎高不可攀了，以福楼拜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却依然能够开拓出一条阳光大道来。他们已经开始走出传统小说的理念藩篱，深刻剖析社会现实，吹响了法兰西文学全新的号角。福楼拜完成于 1856 年的《包法利夫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作。福楼拜生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在成长中，他逐渐变得像外科医生一样冷静起来，以至于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也明显带有医生的细致观察与剖析的痕迹。

19 世纪中叶的法国外省，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的理想追求，更不要说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对虚幻的“幸福”的渴望了。她一心要追求传奇式的爱情，却成了别人的玩物；她想模仿贵族风雅的生活，却成了高利贷盘剥的对象；她向律师求援，却被律师乘机占有……她一次次地被骗，又一次次地遭到遗弃，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悲剧的命运。因此，她不过是冷酷无情的社会中受摧残的千万个妇女中的一个而已。福楼拜写作《包法利夫人》共花了 4 年零 4 个月，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正反面草稿共写了 1800 页，最后定稿时却只剩不到 500 页，可见其对小说语言艺术的极度苛求。可以说，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结果，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来自他仔细的观察或亲身的体验。“这本 19 世纪的小说宣告了 20 世纪小说的诞生。”法国作家梅尔勒这样评价《包法利夫人》。这部在今天进入文学教科书的不朽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当时文坛的轰动，然而在它发表的第二年，却遭到了当局的指控，罪名是败坏道德、诽谤宗教。多亏了辩护律师塞纳的崇高名望和精彩辩护，才使得法庭最后无奈地宣布福楼拜无罪。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包法利夫人》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也使福楼拜的名字更加炫目地走向世界。

缪斯女神似乎格外垂青法兰西这片土地，因此出现了长时期内名家名作辈出的盛况。本合集正是循着法兰西文学发展的脉络，精心编选分别代表着不同风格流派的小说佳作，力求在有限的篇幅中将各自独立又相互映衬的三部作品一同呈现，使读者既能了解 19 世纪法兰西文学的概貌，又能饱览其无限风光，可谓不可多得的珍藏佳选。



巴黎圣母院·茶花女·包法利夫人

目 录

巴黎圣母院

| | |
|----------------------|-----------|
| 原序 | 3 |
| 第一卷 | 4 |
| 一 大堂 | 4 |
| 二 彼埃尔·格兰古瓦 | 10 |
| 三 红衣主教大人 | 15 |
| 四 雅克·科坡诺勒老板 | 17 |
| 五 卡希魔多 | 21 |
| 六 爱丝美拉达姑娘 | 25 |
| 第二卷 | 27 |
| 一 从卡里布迪斯漩涡到希拉礁 | 27 |
| 二 河滩广场 | 28 |
| 三 “以吻还击” | 29 |
| 四 夜晚街头逐艳的麻烦 | 33 |
| 五 麻烦续篇 | 35 |
| 六 摔罐成亲 | 36 |
| 七 新婚之夜 | 44 |
| 第三卷 | 50 |
| 一 圣母院 | 50 |
| 二 巴黎鸟瞰 | 53 |
| 第四卷 | 63 |
| 一 善人 | 63 |
| 二 克洛德·弗罗洛 | 64 |
| 三 怪兽群与怪牧人 | 66 |
| 四 狗和主人 | 69 |
| 五 克洛德·弗罗洛续篇 | 70 |

| | |
|---------------|------------|
| 六 不得民心 | 72 |
| 第五卷 | 73 |
| 一 圣马尔丹修道院院长 | 73 |
| 二 这个要扼杀那个 | 77 |
| 第六卷 | 85 |
| 一 公正看看古代法官 | 85 |
| 二 老鼠洞 | 89 |
| 三 玉米饼的故事 | 90 |
| 四 一滴泪报一滴水 | 99 |
| 五 玉米饼故事的结局 | 103 |
| 第七卷 | 104 |
| 一 山羊泄密的危险 | 104 |
| 二 教士和哲学家原本两路人 | 110 |
| 三 钟 | 114 |
| 四 命运 | 115 |
| 五 两个黑衣人 | 121 |
| 六 户外大骂七声的效果 | 123 |
| 七 狂教士 | 125 |
| 八 临河窗户的用场 | 129 |
| 第八卷 | 133 |
| 一 银币变成枯叶 | 133 |
| 二 银币变成枯叶续篇 | 136 |
| 三 银币变成枯叶终篇 | 138 |
| 四 抛却一切希望 | 140 |
| 五 母亲 | 145 |
| 六 三颗不同的心 | 147 |
| 第九卷 | 155 |
| 一 热昏 | 155 |
| 二 驼背独眼又跛脚 | 159 |
| 三 失聪 | 161 |
| 四 陶土瓶和水晶瓶 | 162 |
| 五 红门钥匙 | 166 |
| 六 红门钥匙续篇 | 167 |
| 第十卷 | 169 |
| 一 格兰古瓦连生妙计 | 169 |
| 二 你去当乞丐吧 | 174 |
| 三 快乐万岁 | 175 |
| 四 坏事的朋友 | 178 |
| 五 法王路易的祈祷室 | 186 |
| 六 火焰剑闲逛 | 199 |
| 七 夏多佩驰援 | 199 |

| | |
|----------------|-----|
| 第十一卷 | 201 |
| 一 小鞋 | 201 |
| 二 白衣美人 | 214 |
| 三 浮比斯成亲 | 217 |
| 四 卡希魔多成亲 | 218 |

茶 花 女

| | |
|-------------|-----|
| 第一章 | 221 |
| 第二章 | 224 |
| 第三章 | 227 |
| 第四章 | 230 |
| 第五章 | 234 |
| 第六章 | 238 |
| 第七章 | 242 |
| 第八章 | 247 |
| 第九章 | 251 |
| 第十章 | 255 |
| 第十一章 | 260 |
| 第十二章 | 265 |
| 第十三章 | 269 |
| 第十四章 | 273 |
| 第十五章 | 277 |
| 第十六章 | 280 |
| 第十七章 | 284 |
| 第十八章 | 287 |
| 第十九章 | 291 |
| 第二十章 | 294 |
| 第二十一章 | 297 |
| 第二十二章 | 301 |
| 第二十三章 | 305 |
| 第二十四章 | 309 |
| 第二十五章 | 314 |
| 第二十六章 | 318 |
| 第二十七章 | 324 |

包法利夫人

| | |
|----------------|-----|
| 上卷 | 327 |
| 中卷 | 352 |
| 下卷 | 419 |
| 附录: 审判记录 | 472 |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文库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著

李玉民 译



原 序

几年前，本书作者去圣母院参观，更确切地说是追踪觅迹，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发现这样一个手刻的词：

'ΑΝΑΓΚΗ^①

这几个大写的希腊文字母，由岁月侵蚀而发黑，深深嵌入石壁中，其形貌和笔势，不知如何借鉴了哥特字体的特征，仿佛特为昭示这是中世纪人之手写下的，其中所包藏的难逃定数的命运，尤令作者凜然心惊。

作者思索再三，力图窥见究竟何等痛苦的灵魂，誓要给这古老教堂的额头打上这罪恶的、或者凶兆的烙印，才肯离开人世。

后来，这面墙壁又几经抹灰刷浆或者打磨（哪种原因已难知晓），字迹消失了。须知将近两百年来，中世纪的宏伟教堂，无不遭受这种待遇。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四面八方都来破坏。神父要粉刷，建筑师要打磨；老百姓则蜂拥而至，干脆拆毁，夷为平地。

刻在圣母院晦暗钟楼上的神秘文字，及其惨然概括的未知的命运，就这样湮没无闻，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若缕的追怀了。在石壁写下这个词的人，几百年前就消逝了，历经几代人，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就连这座大教堂，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

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

一八三一年二月

^① 希腊文：命运。

第一卷

一 大堂

话说距今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那日巴黎万钟齐鸣，响彻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①，惊醒了全体市民。

其实，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天，并不是史册记载的纪念日；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市民惊动，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②人进犯，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宗教列队仪式；既不是拉阿斯城^③学生造反，也不是“我们尊称的威震天下圣主国王陛下”摆驾入城；甚至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某国使臣莅临到任。就在两天前，还有这样一群人，即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为缔结法国王太子^④和佛兰德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为此，波旁红衣主教不胜其烦，但是他为了讨好国王，不得不满脸堆笑，迎接佛兰德市政官那帮土里土气的外国佬，还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为他们演出一场“特别精彩的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不料天不作美，一场滂沱大雨，将府门挂的精美华丽的帷幔淋得一塌糊涂。

一月六日那天，是约翰·德·特洛伊所说的“全巴黎欢腾”的双重节庆，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⑤。

这一天，照例要在河滩广场燃起篝火，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就在前一天，府尹大人已派衙役通告全城：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纺衬甲衣，胸前缀着白字大十字，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

一清早，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定的场所。去看篝火，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要随各人的兴趣而定。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因为这正合时令，或者去观圣迹剧，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演出，那里能遮风避雨。大家仿佛串通一气，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让那棵花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孤零零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

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宫的街道，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去看戏，并观看在同一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场面。

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须知索瓦尔^⑥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不断拥出一股股人流，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冲击着楼房的墙角，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突进围成如不规则状大水池的广场。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⑦门脸正中一道大台阶，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不断向广场注入，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成千上万人呼喊，调笑，走动，简直甚嚣尘上，沸反盈天。这种喧嚣，这种鼓噪，有时还变本加厉，有增无减。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折回头来，乱作一团，形成了漩涡。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以便维持秩序。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又由总督府传给

^① 老城今称城岛，在塞纳河中，是巴黎城的发祥地，东侧有巴黎圣母院和司法宫；大学城位于塞纳河左岸即南岸；新城则指塞纳河右岸即北岸巴黎城一部分。中世纪的巴黎三重城垣，本书第三卷第二章《巴黎鸟瞰》中有详尽描述。

^② 庇卡底位于法国北部地区，勃艮第位于法国西部地区，两地都曾建立过强大的封建王国。

^③ 拉阿斯城是大学城的旧称。

^④ 王太子即路易十一世的儿子，1483年继位，称查理八世。他与玛格丽特公主并未结婚：玛格丽特称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原是勃艮第公弗朗索瓦一世之女，作为未来的王妃在法兰西宫廷长大，后因太子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娜而另嫁。

^⑤ 主显节，又译显圣节。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三次显圣，故天主教称为“三王来朝节”，定为1月6日。狂人节是中世纪民间的狂欢节日。

^⑥ 亨利·索瓦尔（1623—1676），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巴黎史》等。

^⑦ “哥特式”一词，通常用得完全不恰当，但又完全约定俗成了，我们只好沿用，按照大家理解的那样，用来标示中世纪后半期的建筑风格，其基调为尖拱，是前半期以半圆拱为主的建造风格发展而成的。——作者原注

骑警队，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

面孔和善的市民，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站在门口、窗口，爬上天窗、屋顶，安安静静，老老实实，注视着司法宫，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而且时至今日，巴黎还有许多人，喜欢观看热闹人所形成的场面，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

我们今天一八三〇年的人，假如在想象中能有机会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摩肩擦背，跌跌撞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宫大厅，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也不无吸引力，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我们看起来反有全新的感觉。

如果读者愿意，我们就力图想象，读者和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会产生什么印象。

先是耳朵一片嗡鸣，眼花缭乱。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雕花镶木、绘成天蓝色、衬着金黄色的百合花图案；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远有一根巨大圆柱，接着一根又一根，总共七根，沿中轴线一字排列，支撑双圆拱顶的交汇点。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和金属饰片制品；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年长日久已经磨损，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讼师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在门与门之间，窗户和窗户之间，边柱和边柱之间，不见尽头地排列着自法腊蒙^①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无所事事的国王耷拉着双臂，低垂着眼睛；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首挺胸，双手直指天空。此外，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宽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扇，都精工细雕，富丽堂皇。总之，拱顶、圆柱、墙壁、长窗、镶板、宽门、雕像，所有这一切，从上到下，绘成天蓝和金黄两色，一望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不过，在我们看见的时候，大厅的色彩已略显暗淡，到了我主纪元一五四九年，尽管杜·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而其实它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

在一月份的一天，这座长方形宽敞的大厅里，射进苍白的天光，拥进衣饰花枝招展并吵吵嚷嚷的人群，只见他们溜着墙根闲逛，绕着七根圆柱回旋，现在我们想象出这些，那么对整幅图景就有了个大致的印象，下面只需略微详细地描述其有趣的方面。

假如拉瓦亚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②，那么，司法宫档案室也就不会存放凶手的案卷，他的同谋也就不会考虑自身利害，非把此案卷宗销毁不可，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只好一把火将档案室烧掉，要烧掉档案室，又只好一把火将司法宫烧掉；由此可见，没有弑君一案，也就不会有十六一八年那场大火了。从而，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也就会依然屹立，我也就可以对读者说：“请亲眼看看去吧！”我们双方都省事：我省得像上面那样描绘一番，读者也省得阅读这一段——这情况证明了这样一条新的真理：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

首先，拉瓦亚克很可能没有同谋；其次，即便有同谋，他们也很可能同一十六一八年那场大火毫无干系。其实，还有两种解释都说得通。其一，三月七日后半夜，一颗宽一尺、长约一臂的燃烧的大陨星，自天而降，落到了司法宫。其二，有特奥菲尔这四行诗为证：

一场游戏多悲惨，
只缘案桌嘴太贪，
司法女神镇巴黎，
眼看宫殿火冲天。

十六一八年司法宫大火的起因，有政治的、自然的和诗意的三种解释，不管我们的看法如何，不幸那场大火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如今已经所剩无几，这自然要归功于那场大火，更要归功于后来历次的修复工程。这座王宫堪称卢浮宫的长兄，在美男子菲利浦王^③在位时期，年岁就相当大了，有人甚至依照埃加杜斯所描述的、由罗伯尔王^④兴建的宏伟楼

^① 法腊蒙：传说中法兰克人的君主，生活在公元5世纪。

^②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1610年5月14日被弗朗索瓦·拉瓦亚克刺杀。

^③ 美男子菲利浦王（1268—1314），即菲利浦四世，1285—1314年在位。

^④ 罗伯尔王（970—1031），即虔诚者罗伯尔二世，996—1031年在位。

阁，去寻找遗迹，但几乎荡然无存了。圣路易^①“完婚”的那间枢密处室如今安在？他“身穿驼毛布上衣、棉毛混纺的马甲和紫檀色长外套，同若安徽^②一起，席地躺在毛毯上”，审理案件的花园又在何处？西格蒙德皇帝^③的寝宫今在哪里？查理四世、无采邑的约翰王^④的寝宫又在哪里？查理六世^⑤颁发大赦谕的那座楼梯何处寻觅？马塞尔^⑥当着王太子^⑦的面，杀害罗伯尔·德·克莱蒙和德·香槟元帅时，所踏的那块石板地又何处寻觅？还有那条狭廊——撕毁伪教皇训谕的地方，而传谕使者身穿法袍，头戴法冠，一身可笑的打扮，从那里出发游遍巴黎全城以示谢罪——如今在何处？还有那座大厅及其镀金的装饰、天蓝色的彩绘、尖拱长窗、一尊尊雕像、一根根圆柱、布满雕刻图案的高大拱顶，如今又在何处？还有那金碧辉煌的寝宫呢？还有那守门的石狮，如同所罗门座前所有狮子那样，低垂脑袋，夹着尾巴，一副暴力服从公理的恭顺模样的石狮，究竟在哪里？还有那一扇扇精美的房门、一扇扇绚丽的彩绘玻璃窗，究竟在哪里？还有那令比科奈特也甘拜下风的镂花铁包角、杜·昂西制作的精细木器，究竟在哪里呢？……岁月和人事，如何摧残那些巧夺天工的杰作？用什么取代了这一切呢？用什么取代整个高卢的历史、整个哥特式艺术呢？无非是设计圣热尔维教堂大门道的那个笨拙的建筑师，德·勃罗斯先生建造的低矮笨重的穹窿，用以冒充艺术。至于历史，就只有关于粗柱子的喋喋不休的回忆录，而帕特律之流摇唇鼓舌之声，至今还回荡不已。

不过，这些都无足挂齿——还是扯回话题，谈谈名副其实的古老司法宫那名副其实的大堂。

那座长方形大堂无比宽敞，两端各有用场：一端安放着著名的大理石案，极长极宽极厚，无与伦比，正如古代土地赋税簿中说的那样，“世上找不出同样那么大块”——这种说法准能让卡冈都亚^⑧食欲倍增；另一端辟为小教堂，路易十一世命人雕塑他的跪像，放在圣母像前面，他还命人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的雕像移进来，全然不顾外面一长排历代国王雕像中间，留下两个空空的壁龛。显而易见，他认为这两位圣君，作为法兰西国王在上天言事最有分量。小教堂刚建六年，还是崭新的：建筑精美，雕刻奇妙，镂刻也细腻精微，这种整体的曼妙的建筑艺术品格，标示哥特时代在我国进入末期的特征，并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焕发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仙国幻境般的奇思异想。门楣上方那扇花瓣格子的透亮小圆窗，那么精巧秀丽，宛如饰以花边的星星，尤其堪称精品。

对着正门的大堂中央，靠墙有一个铺了金线织锦的看台，其专用入口，就是那间金碧辉煌的寝室的窗户，特为接待应邀观看圣迹剧的佛兰德特使和其他大人物。

圣迹剧照例要在那张大理石案上演出。为此，一清早就把石案布置妥当，大案面已被司法宫书记们的鞋跟划得满是道道，上边搭了一个相当高的木架笼子，顶板充作舞台，整个大堂的人都看得见，木笼四周围着帷幕，里面充当演员的更衣室。外面赤裸裸竖起一架梯子，连接更衣室和舞台，演员上下场，就登着硬硬的横牚。不管多么出乎意料的人物、多么曲折的故事，也不管多么突变的情节，无不是安排从这架梯子上场的。戏剧艺术和舞台设计的童年，是多么天真而可敬啊！

司法宫典吏手下的四名警官守住大理石案的四角，每逢节庆或行刑的日子，他们总要派往现场，监视民众的娱乐活动。

要等到中午，司法宫的大钟敲十二响，戏才能开场。演一场戏，这当然太晚了；不过，总得迁就一点外国使团的时间啊。

观众熙熙攘攘，一清早就赶来，只好等待。这些赶热闹的老实人，许多人天刚亮就来到司法宫大台阶前，冻得瑟瑟发抖；还有几个人甚至声称，他们在大门洞里守了个通宵，好抢着头一批冲进去。人越聚越多，仿佛水超过界线而外溢，开始漫上墙壁，淹了圆柱，一直涨到柱顶、墙檐和窗台上，涨到这座建筑物的所有突出部位和所有凸起的浮雕上。这么多人关在大堂里，一个挨

^① 圣路易（1214—1270），即法王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他于1234年娶普罗旺斯伯爵之女玛格丽特为王后。

^② 约翰·若安徽（1224—1317），法国历史学家，圣路易的近臣。

^③ 西格蒙德皇帝（1368—1437），日耳曼皇帝，1411—1437年在位。

^④ 约翰王（1167—1216），英国国王。他同法国国王联合反对他的父王，又因过错被法国国王收回了采邑，故称无采邑的约翰王。

^⑤ 查理六世（1368—1422），法兰西国王，查理五世之子，于1380—1422年在位。

^⑥ 艾蒂安·马塞尔（1315—1358），法国政治家，巴黎商会会长，他伙同全国三级会议中资产阶级领袖，把改革的法令强加给王太子，又于1358年发动巴黎人革命，冲进王宫，杀害王太子的两名辅臣。

^⑦ 王太子，即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他镇压了艾蒂安·马塞尔发动的巴黎和雅克团暴动，收复大部分英国占领的国土。

^⑧ 卡冈都亚：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小说《巨人传》中主人公，食量惊人，故听说大块便会食欲倍增。

一个，你拥我挤，有的被踩伤，简直透不过气来，一片喧噪怨哀之声，而外国使团迟迟不到，大家等累了，等烦了，觉得苦不堪言，何况这一天可以随意胡闹，可以撒泼耍赖，因此，谁的臂肘捅了一下，谁的打了铁掌的鞋踩了一脚，正好找碴儿争吵打架。抱怨和咒骂响成一片，骂佛兰德人，骂府尹，骂波旁红衣主教，骂司法官典吏，骂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骂执法的警官，有骂天气冷的，有骂天气热的，有骂天气坏的，还骂巴黎主教，骂丑大王，骂大圆柱，骂雕像，还骂那关闭的大门，骂那敞开的窗户，统统骂了个遍；而混杂在人群中的一伙学生和仆役，听着特别开心，他们还不断挖苦嘲弄，可以说火上浇油，更加激发大家的火气和暴躁情绪。

这些促狭鬼，有一伙闹得更凶，他们打烂一扇玻璃窗，大胆地坐在上面，居高临下，忽而瞧瞧里边，忽而看看外边，既嘲弄大堂里的群众，也嘲笑广场上的群众。他们同大堂另一端的伙伴遥相呼应，相互调笑，模仿别人动作，大笑不止。显而易见，这些年轻学生不像其他观众那样，他们丝毫不感到烦闷和疲倦，从眼前的景物中导演出一场戏来，自得其乐，耐心地等待另一场戏的开演。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嚷道：“没跑儿，准是你，不愧叫磨坊约翰·弗罗洛，瞧你那两条胳膊两条腿，就跟迎风旋转的风车一样。你来了多长时间啦？”

那个绰号叫磨坊的小淘气鬼，有一头金发、一张俊秀而调皮的面孔，此刻他正钩在一根柱子的饰叶上。他回答说：“仁慈的魔鬼啊！来了有四个钟头啦！但愿这四个钟头没白过，从我在炼狱净罪的时间里扣除。我来的时候，正赶上在圣小教堂做七点钟的大弥撒，听见西西里王那八名童子唱圣歌的头一节。”

“那些唱圣歌的童子真棒，”另一个又说道，“嗓门比他们脑袋上的帽子还尖！给圣约翰先生举行弥撒之前，国王陛下应当打听打听，用普罗旺斯地方口音唱拉丁文的颂诗，人家圣约翰先生喜欢不喜欢。”

“哦，搞这次弥撒，原来是为了雇用西西里王那些该死的圣歌童子啊！”一个老太婆在窗户底下的人群中尖声尖气地嚷道，“你们说说看！一场弥撒要花一千巴黎利弗尔！还不是从巴黎菜市场海鲜税中出的钱！”

“住嘴，老太婆！”一个表情严肃而神气的胖子接口说，他紧挨着卖鱼婆，不得不捂住鼻子，“就该举行一场弥撒，你总不会希望国王又病倒吧？”

“说得好，吉勒·勒角奴阁下，专给王室办皮货的大老板！”钩在柱顶雕饰上的那个小个子学生嚷道。

王室皮货商竟有这样倒霉的姓氏^①，学生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勒角奴！吉勒·勒角奴！”有些人嚷道。

“长了角，生满毛^②。”另一个人也接着喊道。

“嘿！那还用说，”钩在柱顶的那个小鬼头继续说，“有什么好笑的？吉勒·勒角奴可是个人物，内廷总管约翰·勒角奴先生的胞弟，万森树林首席护林官马伊埃·勒角奴的公子！他们个个都是巴黎的好市民，父子相传，全都正式结了婚！”

欢乐的情绪顿时倍增。目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胖子皮货商不敢应声，拼命挣扎想躲起来，累得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然而无济于事：他就像一只楔子卡在木头里，越用劲咬得越紧，结果他的脑袋便更加牢实地夹在前后左右的肩膀中间，他又气又恼，那张充血的大脸盘涨成猪肝色。

终于有人来救驾了，此公跟他相貌一样，又矮又胖，是个道貌岸然的主儿。

“坏透啦！学生竟敢这样对市民讲话！想当年有这种情况，就要用劈柴棒子狠揍，再用那些劈柴活活烧死他们。”

那帮学生哄堂大笑。

“吓——啦——嘿！谁唱得这么好听啊？是不是夜猫子嚎丧呢？”

“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安德里·穆尼埃老板啊。”一名学生说道。

“是认得，咱们大学四名宣过誓的书商^③，他是其中之一嘛。”另一名学生也说道。

“在他那铺子里，什么都规定四个，”第三个人嚷道，“四个学区^④、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

^① “勒角奴”，法文意为“长了角的”，还引申为“戴绿帽子”。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按照中世纪法律，必须举行宣誓仪式，才能取得某项经营的特许，誓词内容主要是遵守宗教信条。

^④ 当时巴黎大学学生按籍贯分成四个学区：法兰西学区、庇卡底学区、诺曼底学区和日耳曼学区。

名稽查、四名选董、四名书商。”

“好哇，”约翰·弗罗洛说，“那就让他们瞧瞧四出闹剧。”

“穆尼埃，我们要烧掉你的书！”

“穆尼埃，我们要痛打你的仆人！”

“穆尼埃，我们要玩玩你老婆！”

“那个胖妞儿吾大德小姐！”

“风流快活，赛过小寡妇！”

“让魔鬼都把你们抓走！”安德里·穆尼埃老板咕哝一句。

“住嘴，安德里老板，”始终吊在柱顶端的约翰又说道，“要不我就跳下去，砸到你脑袋上！”

安德里老板仰头望望，仿佛要估量柱子有多高，淘气鬼有多重，心算一下重力乘以加速度，便不敢做声了。

约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又乘胜追击：“我会干得出来的，别看我是一位主教代理的老弟！”

“杰出的先生，我们大学的弟兄们！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们的权益都得不到尊重！哼，新城有五月树和篝火；老城有圣迹剧、丑大王，还有佛兰德使团；可是，我们大学城呢，什么也没有！”

“按说，我们的莫伯广场，不是相当大吗？”一名学生趴在窗台上接着嚷道。

“打倒校长！”约翰突然喊道，“打倒选董和稽查！”

“今天晚上，”另一个接着喊道，“去加雅田园，用安德里老板的书燃起篝火！”

“也烧掉录事们的书桌！”旁边的一名学生也喊道。

“也烧掉堂守们的棍棒！”

“也烧掉院长们的痰盂！”

“也烧掉稽查们的酒柜！”

“也烧掉选董们的票箱！”

“也烧掉校长那些凳子！”

“全打倒！”小约翰操着雄蜂一般的声音，接着喊道，“打倒安德里老板！打倒堂守和录事！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博士！打倒稽查、选董和校长！”

“这简直是世界的末日！”安德里老板捂住耳朵咕哝道。

“注意，校长来啦！他从广场那边走过来。”窗口上的一个家伙喊道。

于是，大家的目光都争相移向广场。

“当真是我们那位校长大人蒂博先生吗？”磨坊约翰·弗罗洛问道。他攀附在大堂中间的柱子上，望不见外面的情景。

“是他，是他，”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没错儿，正是他，正是校长蒂博先生。”

果然不错，正是校长和学校的全体头面人物，他们隆重迎接外国使团，此刻正穿过司法宫广场。学生们拥到窗口，以嘲笑和讽刺的掌声欢迎他们，而首当其冲，迎面遭到痛击的，则是走在前头的校长先生。

“您好哇，校长先生！吓——啦——嘿！您老可好！”

“这个老赌棍，他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怎么，他把骰子丢下啦？”

“瞧他骑着骡子，屁颠屁颠的样儿！骡子的耳朵还没有他的耳朵长。”

“吓——啦——嘿！您好，蒂博校长先生！蒂博赌棍^①！老傻瓜！老赌棍！”

“上帝保佑您！昨天晚上，您经常掷出双六吧？”

“噢！瞧他那张老脸，都为爱赌爱掷骰子，弄得那么疲惫不堪，仿佛包了一层青皮。”

“掷骰子的蒂博^②，您这样背向大学城，急急忙忙往新城跑，究竟要去哪儿啊？”

“当然要去蒂博多骰街，开个房间玩个痛快嘛！”磨坊约翰嚷道。

那帮学生疯狂地鼓掌，喊声如雷，一齐重复这妙语双关的挖苦话。

“您要去蒂博多骰街开个房间，对不对呀，校长先生，魔鬼牌桌的大赌棍？”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原文为拉丁文。

继而，攻击目标又转向大学的其他头面人物。

“打倒堂守！打倒执杖吏！”

“喂，罗班·普斯潘，你瞧瞧，那家伙是谁呀？”

“他是吉贝·德·许伊。‘吉贝图斯·德·许利亚科^①’，奥坦学校的校长。”

“喏，拿着我这鞋，你的位置比我这儿好，把鞋摔到他脸上！”

“瞧啊，我们把纵情狂欢节的胡桃扔过去啦^②！”

“打倒六位神学家和他们的白法袍！”

“那是神学家吗？我还以为六只大白鹅，是圣女日内维埃芙^③代表鲁尼采邑，送给巴黎城的呢。”

“打倒医生！”

“打倒经院争论和教义问答！”

“向你脱帽致敬，圣女日内维埃芙教堂堂主！你移花接木，夺了我的权利！千真万确！他把我在诺曼底学区的名次，给了布尔日省阿斯卡尼奥·法尔扎帕达，就因为他是意大利人。”

“这太不公道啦！”所有学生齐声喊道，“打倒圣女日内维埃芙教堂堂主！”

“吓——嘿！若善·德·拉德奥先生！吓——嘿！路易·达于伊！吓——嘿！朗贝·奥克特芒！”

“让魔鬼掐死德意志学区的稽查！”

“也掐死圣小教堂的神父及其灰皮披肩！^④”

“也掐死一身灰皮的神父！^⑤”

“吓——啦——嘿！文学博士们！这么多漂亮的黑斗篷！这么多漂亮的红斗篷！”

“成了校长的一条美丽的尾巴！”

“就好像威尼斯一位公爵要去嫁给大海！”

“瞧哇，约翰！圣女日内维埃芙教堂的神父们！”

“让神父们统统见鬼去！”

“克洛德·肖阿神父！克洛德·肖阿博士！您这是去找玛丽·吉法尔德的女人吗？”

“她住在格拉蒂尼街。”

“她在给淫荡王铺床。”

“她倒贴四文钱^⑥。”

“或者一顿美餐^⑦。”

“您要不要她当面贴给您啊？”

“同学们！瞧西蒙·桑甘先生，庇卡底的选董，他还在骡子后屁上把老婆带来啦！”

“骑士身后坐着忧虑^⑧。”

“振作点儿，西蒙先生！”

“早安，选董先生！”

“晚安，选董夫人！”

“他们多快活呀，什么都看得见。”磨坊约翰叹道，他还一直攀附在柱顶的叶饰上。

这工夫，大学城宣过誓的书商安德里·穆尼埃先生，探身凑到王室皮货供应商吉勒·勒角奴的耳边，悄声说道：“跟您说吧，先生，世界末日到了。从未见过学生这样胡闹。全怪本世纪那些可恶的发明，把什么都给毁了。什么火炮呀，蛇纹炮呀，臼炮呀，尤其是印刷术——这又是从德国传过来的瘟疫。手稿不复存在了，书籍不复存在了！印刷术扼杀了书店这一行。世界末日就来了。”

^① 吉贝·德·许利改为拉丁文的读音。

^② 原文为拉丁文。纵情狂欢节为古罗马的农神节。

^③ 相传是巴黎城的保护女神。

^④ “及其灰皮披肩”又用拉丁文重复一遍。

^⑤ 原文为拉丁文。

^⑥ 四文钱又用拉丁文重复一遍。

^⑦ 原文为拉丁文。

^⑧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颂歌》第三篇第一章。